

說海

說海全

人虎傳
馬自然傳
寶應錄
白蛇記
巴西侯傳
柳歸舜傳
求心錄

知命錄
山莊夜恠錄
五真記
小金傳
林靈素傳
海陵三仙傳

徐神翁
周處士
唐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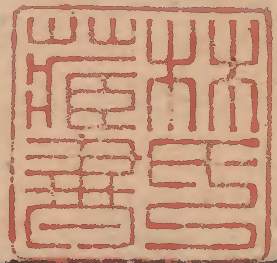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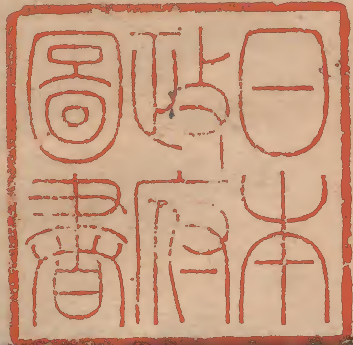
俱二十

內閣文庫	漢	類
三〇函	三一五六	號
五架	二〇冊	冊

漢書門	類	三一五六	號
二〇	八	一四	冊架函

內閣文庫	漢	3156
番號	冊數	20(10)
函號		370 3





人虎傳

說淵五十二別傳

隴西李微皇族子家于號略微少博學善屬文弱冠從州府貢焉時號名士天寶十
五載春於尚書右丞揚下登進士第後
數年調選補尉江南微性疎逸恃才倨傲
不能屈跡卑僚嘗鬱鬱不樂每同舍會既
酣顧謂其群官曰生乃與君等為伍邪其
僚友咸側目之及謝秩則退歸間適不

人通者近歲餘後迫以食且缺乃東遊吳
楚間期歛于郡國長吏楚人聞其聲固久
矣及至皆開館以俟之留宴遊極歡將去
悉厚賄以實其囊橐微在吳楚且周歲所
獲饋遺甚多西歸號略未至舍於汝墳逆
旅中忽被疾發狂鞭捶僕者不勝其苦如
是旬餘疾益甚無何夜狂走莫如其適家
僮跡其去而伺之盡一月而微還不回於

是僕者驅其乘馬挈其囊橐而遠遁去至
明年陳郡李儼以監察御史奉詔使領南
乘傳至商於界晨將去其驛吏白曰道有
虎暴而食人故途於此者非晝莫敢進今
尚早願且駐車固不可前儼怒曰我天子
使後騎極多山澤之獸能為害邪遂命駕
而行去未盡一里果有虎自草中突而出
儼驚甚俄而虎匿身草中人聲而言曰異

平哉幾傷我故人也儼聆其音似李微者
儼昔與微同登進士第分極深別有年矣
忽聞其語既驚且異而莫測焉遂問曰子
爲誰豈非故人隴西子乎虎呼吟數聲若
嗟泣之狀已而謂儼曰我李微也儼乃下
馬曰君何由至此且儼始與君同場屋十
餘年情好歡甚愈於他友不意吾先登仕
路君亦繼捷科選朕間言笑歷時頗久傾

風結想如渴待飲幸因出使得此遇君而
乃自匿草中豈故人疇昔之意也虎曰吾
已爲異類使君見吾形則且畏怖而惡之
矣何暇疇昔之念邪雖然君無遽去得少
盡欵曲乃我之幸也儼曰我素以兄事故
人願展拜禮乃再拜虎曰我自與足下別
音容曠阻且久矣僕夫得無恙乎宦途不
致淹留乎今又何適向者見君有二吏驅

而前驛隸挈印囊以導庸非爲御史而出
使乎儼曰近者幸得備御史之列今奉使
嶺南虎曰君子以文學立身位登朝序可
謂盛矣況憲臺清要分糾百揆聖明慎擇
尤異於人心喜故人居此地甚可賀儼曰
往者吾與執事同年成名交契深密異於
常友自聲容間阻去日如流想望風儀心
目俱斷不意今日獲君念舊之言雖然執

事何爲不見我而自匿於草木中故人之
分豈當如是邪虎曰我今不爲人矣安得
見君乎儼曰願詳其事虎曰我前身客吳
楚去歲方還道次汝墳忽嬰疾發狂夜聞
戶外有呼吾名者遂應聲而出走山谷間
不覺以左右手攬地而步自是覺心愈猥
力愈倍及視其肱髀則有班毛生焉心甚
異之旣而臨溪照影已成虎矣悲慟良久

然尚不忍攫生物食也既久飢不可忍遂
取山中鹿豕獐兔充食又久諸獸皆遠避
無所得飢益甚一日有婦人從山下過時
正餒迫徘徊數四不能自禁遂取而食殊
覺甘美今其首飾猶在巖石之下也自是
見冕而乘者徒而行者負而趨者翼而翔
者毳而馳者力之所及悉擒而咀之立盡
率以爲常非不念妻孥思朋友直以行負

神祇一旦化爲異獸有覩於人故分不見
矣嗟夫我與君同年登第交契素厚君今
日執天憲耀親友而我匿身林藪永謝人
世躍而呼天俛而泣地身毀不用是果命
乎因呼吟咨嗟殆不自勝遂泣儼且問曰
君今旣爲異類何尚能人言邪虎曰我今
形變而心甚悟耳自居此地不知歲月多
少但見草木榮枯耳近日絕無過客又飢

言
難堪不幸控突故人慙惶殊甚儼曰君父
飢某有餘馬一疋畱以爲贈如何虎曰食
吾故人之俊乘何異傷吾故人乎願無及
此儼曰食籃中有羊肉數斤畱以爲贈可
乎曰吾方與故人道舊未暇食也君去則
畱之又曰我與君真忘形之友也而我將
有所託其可乎儼曰平昔故人安有不可
哉恨未知何如事願盡教之虎曰君不許

我我何敢言今旣許我豈我望邪初我於
逆旅中爲疾發狂旣入荒山而僕者驅我
乘馬衣囊悉逃去吾妻孥尚在號怨豈知
我化爲異類乎君自南回爲齋書訪吾妻
子但云我已死無言今日事志之乃曰吾
於人世且無資業有子尚稚固難自謀君
位列周行素秉風義昔日之分豈他人能
右哉必望念其孤弱特賑其乏無使殍死

於道途亦恩之六者言已又悲泣儼亦泣
曰儼與足下休戚同焉然則足下子亦儼
子也當力副厚命卓問虞其不至哉虎曰
我有舊文數十篇未行於代雖有遺藁當
盡散落君爲我傳錄誠不能列文人之戶
閔然亦貴傳於子孫也儼卽呼僕命筆隨
其口書近二十章其甚高理甚遠閱而歎
者至于再三虎曰此吾平生之業也又安

得寢而不傳歟既又曰吾欲爲詩一篇蓋
欲表吾外雖異而中無所異亦欲以道吾
懷而摠吾憤也儼復命吏以筆授之詩曰
偶因狂疾成殊類災患相仍不可逃今日
爪牙誰敢敵當時聲跡共相高我爲異物
蓬茅下君已乘輶氣勢豪此夕溪山對明
月不成長嘯但成嗥儼覽之驚曰君之才
行我知之久矣而君至於此者君平生得

言洪三集
無有自恨乎虎曰二儀造物固無親疎厚薄之間若其所遇之時所遭之數吾又不知也噫顏子之不幸非有斯疾尼父常深歎之矣若反求其所自恨則吾亦有之矣不知定因此乎吾遇故人則無所自匿也吾常記之於南咀四郊外嘗私一孀婦其家竊知之常有害我之心孀婦由是不得再合吾因乘風縱火一家數人盡焚殺之而去

此為恨爾虎曰使回日奉取道他郡無再遊此途吾今日尚悟一日都醉則君過此吾既不省將碎足下於齒牙間終成士林之笑焉此吾之切祝也君前去百餘步上小山下祖盡見此將令君見我焉非欲矜勇令君見而不復再過此則知吾待故人之不薄也復曰君還都見吾友人妻子慎無言今日之事吾恐久畱使旆稽滯王程

願與子訣叙別甚久儼乃再拜上馬回視
 草茅中悲泣所不忍聞儼亦大慟行數里
 登嶺再視則虎自林中躍出跑躐巖谷皆
 震後回自南中乃取他道不復由此遣使
 持書及贈贈之禮計於微子月餘微子自
 號略入京詣儼求先人之柩儼不得已具
 疏其事遂以已俸均給微妻子免飢凍焉
 儼後官至兵部侍郎

人虎傳終

馬自然傳

說淵五十三

別傳五十三

馬湘字自然鹽官人也世為縣小吏而湘
 獨好經史攻文學嘗與道士天下遍遊後
 歸江南嘗醉於湖州墮雪溪經日坐水上
 而來衣履不濕言適為項羽相召飲酒而
 返溪濱觀者如堵酒氣猶衝人狀若風狂
 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及出拳
 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頃指柳樹令

隨溪水走來去指橋今斷復續後遊常州
會宰相馬植出官量移常州刺史素聞湘
名乃邀相見延禮甚異之植問曰幸與道
兄同姓欲為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
公何望植曰扶風湘曰相公扶風馬湘則
馬風牛但且相知無徵同姓亦言與植風
馬牛不相及也然祖雷之郡齋益敬禮之
或飲食次植請見小術乃於席上以堯器

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食衆賓
皆稱香美比常瓜更異又於遍身及襪上
摸錢所出錢不知多少擲之皆青銅錢撮
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收取頃之復
失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乃書一符令
人帖於南壁下以筋擊盤長嘯鼠成羣而
來走就符下俯伏湘即呼鼠有一大者趨
近堦前湘曰汝毛蟲微物天與粒食何得

若

穿屋穴墻晝夜擾於相公且以慈憫爲心
未能盡殺汝輩宜便相率離此大鼠乃回
羣鼠前皆叩搃謝罪遂作隊行莫知其
數出城門去自後城內更絕鼠迹湘後南
遊越州經洞巖禪院僧三百方齋而湘與
婺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及弟子
王延叟同行僧見湘知微到踞而食略無
揖者湘不食促知微延叟及食而去僧齋

未畢及出門又促速行道諸暨縣南店中
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聞尋道士聲主
人遽應此有三人外面極喜請於主人願
見道士但禮拜哀鳴云禪僧不識道者昨
失奉迎致遺責怒三百僧到今下牀不得
某二僧主事不坐所以得來固乞舍之湘
惟睡而不對知微延叟但笑之僧愈哀乞
湘乃曰此後無以輕慢爲意汝回入門坐

僧當能下牀矣僧曰果如其言湘翊日又
南行時方春見道旁一家好菘菜求之不
得仍聞惡語湘命延叟取紙筆知微遂言
求菜見阻誠無訟理況在道門詎宜施之
湘笑曰我非訟者也作小戲耳於是延叟
授紙筆湘畫一白鷺以水噴之遂化成真
鷺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逐起又飛下再
三湘又畫一鴝子亦以水噴化成走趨促

白鷺共踐其菜一時碎盡主人見道士戲
笑曾求菜致此慮復爲他術遂來哀乞湘
曰非求菜也故相戲耳於是呼鷺及犬皆
飛走投入湘懷中親菜如故悉無所損又
南遊霍桐山入長溪縣界夜投旅舍宿舍
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能
壁上睡即相容時已逼日暮知微延叟切
於止宿湘曰爾但於俗旅中睡而自躍身

言湘集
梁上以一脚掛梁側睡適主人夜起燭火
照見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
俄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祈謝移知微延
叟入家內靜處湘乃出及旦主人留連忽
失湘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數里尋求已在
路旁自霍桐回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觀
有大枯松湘折之曰此松已後三十餘年
即化爲石自後松果化爲石忽大風雷震

石倒山側作數截會陽發自廣州節度責
婺州發性尚奇異乃徙兩截就郡齋兩截
致之龍興寺各高六七尺徑三尺餘其石
松皮鱗皴如故今猶存焉人或疾告者
湘無藥但以竹拄杖打痛處腹內身上百
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有
患腰脚駝曲杖杖而來者亦以竹拄杖打
之令放杖應手便伸展時有以財帛與湘

者固讓不受強與之復散與貧人所遊行
之處或宮觀巖洞多題詩句其登杭州秦
望山詩曰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
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自古今
風動水光吞遠徼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
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復歸故鄉
省兄兄適出嫂姪喜叔歸湘曰我與兄共
此宅歸來要明此地我惟愛東園耳嫂姪

異之私計小叔久離家歸來兄猶未相面
何便言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駐留
三日嫂姪與食皆不食但飲酒而已待兄
不歸及夜遽卒明日兄歸問妻子其故具
以實對兄感慟乃曰弟學道多年非歸要
分宅是歸託化於我以絕思望耳乃棺歛
其夕棺中忽然有聲一家驚異乃窆之東
園時大中十年也明年東川奏歛州梓桐

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湘嘗於東川謂
人我仙官也敕江西道杭州覆之發塚視
棺乃一竹枝而已

馬自然傳終

寶應錄

說淵五十四

別傳五十四

開元中有李氏者嫁於賀若氏卒乃舍俗
爲尼號曰真如家於鞏縣孝義橋其行高
潔遠近宗推之天寶元年七月七日真如
於精舍戶外盥濯之間忽有五色雲氣自
東而來雲中引手不見其形徐以囊授真
如曰寶之慎勿言也真如謹守不敢失墜
天寶末祿山作亂中原鼎沸衣冠南走真

如展轉流寓於楚州安宜縣肅宗元年建
子月十八日夜真如所居忽見二人衣阜
衣引真如東南而行行可五六十步值一
城樓觀嚴飾兵衛鮮肅阜衣者指之曰化
城也城有樓殿一人衣碧衣戴寶冠號爲
天帝復有二十餘人衣冠亦如之呼爲諸
天諸天坐命真如進旣而諸天相謂曰下
界喪亂時久殺劫過多腥穢之氣達於諸

天不知何以救之一天曰莫若以神寶壓
之又一天曰當用第三寶又一天曰今沴
氣方盛穢毒凝固第三寶不足以勝之須
以第二寶授之則兵可息亂世可清也天
帝曰然因出寶授真如曰汝往令刺史崔
旆進達於天子復謂真如曰前所授汝小
囊有寶五段人臣可得見之今者八寶唯
王者所宜見之汝慎勿易也乃具以寶名

及所用之法授真如已而復令阜衣者送之翌日真如詣縣攝令王滔之以狀聞州州得滔之狀會刺史將行縣以狀示從事盧恆曰安宜縣有妖尼之事恠之甚也亟往訊之恆至縣召真如欲以王法加之真如曰上帝有命誰敢廢墮且寶非人力所致又何疑焉乃以囊中五寶示恆其一曰玄黃天符形如笏長可八寸餘闊三寸上

圓下方近圓有孔黃玉也色比蒸粟澤若凝脂辟人間兵疫病氣其二曰玉雞毛文悉備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其三曰穀璧白玉也徑五六寸其文粟粒自生無異雕鏤之狀王者得之則五穀豐稔其四曰王母玉環二枚亦白玉也徑六寸好倍於肉王者得之能令外國歸服其玉色光彩溢發特異於常盧恆曰玉信玉矣安

知寶乎真如乃悉出寶盤向日照之其光
皆射日仰望不知光之所極也恆與縣吏
同視咸異之翌日旣至恆白於旣曰寶蓋
天授非人事也旣覆驗無異歎駭久之卽
其事申報節度使崔圓圓異之徵真如詣
府欲歷視之真如曰不可圓固強之真如
不得已又出八寶一曰如意寶珠其形正
圓大如雞卵光色瑩徹置之堂中明如滿

月其二曰紅靺鞨大如巨栗赤爛若朱櫻
視之可應手而碎觸之則堅重不可破也
其三曰琅玕珠其形如環四分缺一徑可
五六寸其四玉印大如半手其文如鹿陷
之印中著物則形見其五曰皇后採桑鉤
二枚長五六寸其細如筋屈其末似金又
似銀又類熟銅其六曰雷公石二枚斧形
長可四寸闊一寸無孔膩如青玉八寶置

之日中則白氣連天措諸陰室則燭耀如
月其所厭勝之法真如皆祕不可得而知
也圓爲錄表奏之真如曰天命崔侁進達
若何圓悟而上侁乃遣盧恆隨真如上獻
時史朝義方圍宋州又南陷申州淮河道
絕遂取江路而上抵商山入關以建巳月
十三日達京時肅宗寢疾方甚視寶促召
代宗謂曰汝自楚王爲皇太子今上天賜

寶獲於楚州天許汝也宜保愛之代宗再
拜受賜以得寶之故卽日改爲寶應元年
上旣答天休乃升楚州爲上州縣爲望縣
改縣名安宜爲寶應焉刺史上進寶官皆
有超升號真如爲寶和寵錫有加自後兵
革漸偃年穀豐登封域之內幾至小康寶
應之符驗也真如所居之地得寶河壩高
廠境物潤茂遺址後六合縣尉崔瑄所居

兩堂之闢相傳云西域胡人過其傍者至今莫不望其處而瞻禮焉

寶應錄終

白蛇記

說淵五十五

別傳五十五

元和二年隴西李璠鹽鐵使孫之猶子也
因調選次乘暇於長安東市見一犢車侍
婢數人於車中貨易李潛目車中因見白
衣之姝綽約有絕代之色李子求問侍者
曰娘子孀居袁氏之女前事李家今身衣
李之服方將外除所以市此耳及詢可能
再從人乎乃笑曰不知李子乃與出錢貨

諸錦繡姝遂傳言云且貸錢買之請隨到
莊嚴寺左側宅中相還不晚李子甚悅時
日已晚遂逐犢車而行礙夜方至所止犢
車入中門白衣姝一人下車侍者以帷擁
之而入李下馬俄見一使者將榻而出云
且坐坐畢侍者云今夜郎君豈暇領錢乎
不然此有主人否且歸主人明晨不晚也
李子曰乃今無交錢之志然此亦無主人

何見隔之甚也侍者入白復出曰若無主
人此豈不可但勿以踈漏為誚也俄而侍
者云屈郎君李子整衣而入見青服老女
郎立於庭相見曰白衣之姨也中庭坐少
頃白衣方出素裙粲然疑質皎若辭氣閒
雅神仙不殊畧厚欵曲翻然却入姨坐謝
曰垂情與貸諸彩色比日來市者皆不知
之然所假殊荷深愧李子曰絲帛麤繆不

足以奉佳人服御何苦指價乎荅曰渠淺
陋不足侍君子巾櫛然貧居有三數十千
債負郎君儻不棄則願侍左右矣李子悅
拜於侍側俯而圖之李子有貨易所先在
近遂命所使取錢三十千須臾而至堂西
間門剗然而開飯食畢備皆在西間姨遂
延李子入坐轉盼華煥女郎旋至命生拜
姨而坐六七人具飯食畢命酒歡飲一住

三日飲樂無所不至第四日姨云李郎且
歸恐尚書恠遲後往來亦何難也李亦有
歸志承命拜辭而出上馬僕人覺李子有
腥臊氣異常遂歸宅問何處許日不見以
他語對遂覺身重頭旋命被而寢先是婚
鄭氏女在側云足下調官已成昨日過官
覓公不得其二兄替過官已了李荅以媿
佩之辭俄而鄭兄至責以所徃時李已漸

覺恍忽祇對失次謂妻曰吾不起矣口雖
語但覺被底身漸消盡揭被而視空注水
而已唯有頭存家大驚懼呼從者訊之僕
者具言其事及去尋舊宅所在乃空園有
一皂莢樹樹上有十五千樹下有十五千
餘無所見問彼處人云徃徃有巨白蛇在
樹下更無別物姓袁者蓋以空園爲姓耳
復一說元和中鳳翔節度李聽從子瑄在

金吾參軍自永安里出遊及安化門外乃
遇一車子通以銀粧頗極鮮麗駕以白牛
從二女奴皆乘白馬衣服皆素而姿容宛
媚瑄貴家子不知檢束卽隨之將暮焉二
女奴曰卽君貴人所見莫非麗質某皆賤
隸又皆羸陋不敢當公子厚意然車中幸
有姝麗誠可畱意也瑄遂求女奴女奴乃
馳馬傍車笑而顧曰卽君但隨行勿捨去

某適已言矣瑄既隨之聞其異香盈路日暮及奉誠園二女奴曰娘子住此之東今先去矣郎君止此迴翔其即出奉迎耳車子既入瑄乃駐馬於路側良久見一婢出門招手瑄乃下馬入坐於廳中但聞名香入鼻似非人世所有瑄遂令人馬入安邑里寄宿黃昏後方見一女子素衣年十五六姿艷若神仙瑄自喜之心所不能諭因

畱止宿及明而出已見人馬在門外遂別而歸纔及家便覺腦疼斯須益甚至辰巳間腦裂而卒其家詢問奴僕昨夜所歷之處從者具述其事云郎君頗聞異香某輩所聞但蛇臊不可近舉家寃駭遽命僕人於昨夜所止之處覆驗之但見枯槐樹中有大蛇蟠屈之跡乃伐其樹斧掘已失大蛇但有小蛇數條盡白皆殺之而歸

白蛇記終

巴西侯傳

說淵五十六別傳五十六

吳郡張鋌成都人開元中以盧溪尉罷秩
調選不得補於有司遂歸蜀行次巴西會
日暮方促馬前去忽有一人自道左山逕
中出拜而請曰吾君聞客暮無所止將欲
奉邀命某以請願隨某去鋌因問曰爾君
為誰豈非太守見召乎曰非也乃巴西侯
耳鋌即隨之入山逕行約百步望見朱門

甚高人物甚多甲士環衛雖侯伯家不如也又步數十乃三其所使者止鋌於門曰願先以白吾君客當伺焉入久之而出乃引鋌曰客且入矣鋌既入見一人立於堂上衣褐革之裘貌極異綺羅珠翠擁侍左右鋌趨而拜既拜其人揖鋌升階謂鋌曰吾乃巴西侯也居此數十年矣適知君慕無所止故輒奉邀幸少留以盡歡鋌又拜

以謝已而命開筵致酒其所玩用皆華麗珍具又令左右邀六雄將軍白額侯滄浪君又邀五豹將軍鉅鹿侯玄丘校尉且傳教曰今日貴客來願得盡歡宴故命奉請使者唯而去久之乃至前有六人皆黑衣鬚然其狀曰六雄將軍巴西侯起而拜六雄將軍亦拜又一人衣錦衣戴白冠貌甚猙獰曰白額侯也已西侯又起而拜白額

侯亦拜又一人衣蒼其質魁岸曰滄浪君也巴西侯又拜滄浪亦拜又一人被班文衣似白額侯而稍小曰五豹將軍也巴西又拜五豹將軍亦拜又一人衣褐衣首有三角曰鉅鹿侯也巴西侯稱之又一人亦異狀類滄浪君曰玄丘校尉也巴西侯每揖之然後延坐巴西南向坐鉅北向六雄白額滄浪處於東五豹鉅鹿玄丘處於西

既坐飲酒命樂又美人十粒以歌者舞者絲竹既筵窮極其妙白額侯酒酣顧謂鉅曰吾今尚未夜食君能為吾致一飽邪鉅曰未卜君侯所以食者願教之白額侯曰君之軀可以飽吾腹亦何貴他味乎鉅懼悚然而退巴西侯曰無此理奈何宴席之上有忤貴客邪白額侯笑曰吾之言乃戲耳安有如是哉固不然也久之有告洞玄先

生在門願謁白事言訖有一人被黑衣頭
長而身甚廣其人拜巴西侯揖之與坐且
問曰何謂而來乎對曰某善卜者也不知君
將有甚憂故輒奉白巴西侯曰所憂者何
也曰席上人將有圖君今不除後必爲害
願君詳之巴西侯怒曰吾歡宴方洽何處
有恠焉命殺之其人曰用吾言皆得安不
用吾言則吾死君亦死將若之何雖有後

悔其可追乎巴西侯遂殺卜者致於堂下
時夜將半衆盡醉而皆臥于榻筵亦假寐
焉天將曉忽悸而寤見己身臥於大石龕
中其中設繡帷服玩珠璣犀象有一巨猿
狀如人醉臥于地蓋所謂巴西侯也又見
巨熊臥於前者蓋所謂六雄將軍也又一
虎頂白亦臥于前所謂白額侯也又一狼
所謂滄浪君也又一文豹所謂五豹將軍

也又一巨鹿一狐皆臥于前蓋所謂鉅鹿
侯玄丘校尉也而俱冥然若醉狀又一龜
形狀甚異死於龕前乃向所殺洞玄先生
也鋌既見大驚卽出山逕馳告里中人里
人相集得百數遂執弓挾矢入山中至其
處猿忽驚而起且曰不聽洞玄先生言今
日果如是矣遂圍其龕盡殺之其所陳器
玩莫非珍麗乃具事以告太守先是人有

持其金貝繒帛過此者俱無何而失且有
年矣自後絕其患也

巴西侯傳終

言淵集
卷之五
書院



柳歸舜傳

說淵五十七 別傳五十七

吳興柳歸舜隋開皇九年自巴陵泛舟遇
風吹至君山因維舟登岸尋小徑不覺行
三四五里興酣踰越磳澗不由徑路忽道
傍有一大石表裏洞徹圓而坦平周匝六
七畝其外盡生翠竹圓大如蓋高百餘尺
葉曳白雲森羅映天清風徐吹戛戛為絲
竹音石中又生一樹高百餘尺條幹偃陰

說淵集
卷之五
書院
嚴山

爲五色翠葉如盤花徑尺餘色深碧藥深
紅異香成煙著物霏霏有鸚鵡數千丹嘴
翠衣尾長二三尺翱翔其間相呼姓字音
旨清越有名武遊郎者有名阿蘇兒者有
名武仙郎者有名自在先生者有名踏蓮
露者有名鳳凰臺者有名戴蟬兒者有名
多花子者或有唱歌者曰吾此曲是漢武
鉤弋夫人常所唱詞曰戴蟬兒分明傳與

君王語建章殿裏未得歸朱箔金缸雙鳳
舞名阿蘇兒者曰我憶得阿嬌深宮淚唱
曰昔請司馬相如爲作長門賦徒使費百
金君王終不顧又有誦司馬相如大人賦
者吾初學賦時爲趙昭儀抽七寶釵橫鞭
余痛實不徹今日誦得還是終身一藝名
武遊郎者言余昔見漢武帝乘鬱金楫泛
積翠池自吹紫玉笛音韻朗暢帝意歡適

李夫人歌以隨歌曰顧鄙賤奉恩私願吾
君萬歲期又名武仙郎者問歸舜曰君何
姓氏第幾歸舜曰姓柳第十二曰柳十二
自何許來歸舜曰吾將至巴陵遭風泊舟
興酣至此耳武仙郎曰柳十二官人偶因
遭風得臻異境此所謂因病致妍耳然下
官禽鳥不能致力生人爲足下轉達桂家
三十娘子因遙呼曰阿春此間有客卽有

紫雲數片自西南飛來去地丈餘雲氣漸
散遂見珠樓翠幙重檻飛楹周匝石際一
青衣自戶出年始十三四身衣珠翠頗甚
姝美謂歸舜曰三十娘子傳語郎君貧居
僻遠勞此檢校不知朝來食否請垂畧坐
以具蔬饌卽有捧水晶床出者歸舜再讓
而坐阿春因呼鳳花臺鳥何不看客三十
娘子以黃郎不在接對郎君汝若等閑似

前度受捶有鸚鵡卽飛至曰吾乃鳳花臺也近有一篇君能聽乎歸舜曰平生所好實契所願鳳花臺乃曰吾時過蓬萊玉樓因有一章詩曰露接朝陽生海波翻水晶玉樓間寥廓天地相照明此時下棲止投跡依舊楹顧余復何忝自侍群仙行歸舜曰麗則麗矣足下師乃誰人鳳花臺曰僕在左右一千餘歲杜蘭香教我真錄東方

朔授我祕訣漢武帝求太中大夫遂在石渠署見楊雄王褒等賦頌始曉箴論王莽之亂方得還吳後爲朱然所得轉遺陸遜復見機雲制作方學綴篇行機雲被戮便至于此殊不知近日誰爲宗師歸舜曰薛道衡江總也因誦數篇示之鳳花臺曰近代非不靡麗殊少骨氣俄而阿春捧玉盤珍羞萬品目所不識甘香裂鼻飲食訖忽

有二道士自空飛下顧見歸舜曰大難得與鸚鵡相對君非桺十二乎君船以風便索君甚急何不促回因投一尺綺曰以此掩眼卽去矣歸舜從之忽如身飛却墜以達舟所舟人欲發問之失歸舜已三日矣後却至此泊舟尋訪不復見也

桺歸舜傳終

求心錄

說淵五十八 別傳五十八

乾元初會稽民有楊叟者家以資產豐贍聞於郡中一日叟將死臥而呻吟且僅數月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稱於里人迨其父病罄其產以求醫術後得陳生者究其脉曰是翁之病心也蓋以財產既多其心為利所運故心神已離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補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

邪如是則非吾之所知也宗素既聞之以
爲生心故莫可得之獨修浮圖氏法庶可
以佑其疾卽召僧轉經命工圖鑄其像已
而自齋食詣郡中佛寺飯僧一日因挈食
去誤入一山逕中見山下有石龕龕有胡
僧貌甚老既枯瘠衣褐毛縷成袈裟露坐
於磐石上宗素以爲異人卽禮而問曰師
何人也獨處窮谷以人跡不到之地爲家

又無侍者不懼山野之獸有害於師乎不
然是得釋氏之術者邪僧曰吾本是袁氏
某祖居巴山其後子孫或在弋陽散遊諸
山谷中盡能世修祖業爲林泉逸士極得
吟嘯之趣人有好爲詩者多稱其善吟嘯
於是稍聞於天下有孫氏亦族也則多遊
豪貴之門亦以善談譎故又以之遊於市
肆間每一戲能使人獲其利焉獨吾好浮

圖氏不悅塵俗棲心巖谷中不動而在此
且有年矣常慕育利王割截身体及委身
投崖以飼餓虎故吾啖橡栗飲流泉恨未
有虎狼噬吾吾固甘之也宗素因告曰師
真至人能舍其身而不顧將以飼山獸可
謂義勇俱極矣雖然弟子父有疾已數月
進而不瘳某夙夜憂迫計無所出有醫者
云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之心固不可得

而愈矣今師能棄身於豺虎以救其餒豈
若舍命於人以惠其生乎願師詳之僧曰
誠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爲父而求吾吾
豈有不可之意且吾以身委於野獸曷若
惠人之生乎然今日尚未食願致一飽而
後死也宗素且喜且謝卽以所挈食致於
僧前食之立盡乃曰吾旣食矣當礼四方
之聖然後奉教也於是整其衣出龕而礼

禮東方已畢忽躍而騰上一高樹宗素以
爲神通變化殆不可測俄召宗素厲聲而
問曰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願得生
人心以療父疾僧曰檀越所願者吾已許
焉今欲先設金剛經之胤義且欲聞乎宗
素曰某素向浮圖氏今日獲遇吾師安敢
不聽乎僧曰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見
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檀越若要取

吾心亦不可得矣言已勿心跳躍大呼化爲
一猿而去宗素驚異惶然而歸

求心錄 終

知命錄

說淵五十九

別傳五十九

吳全素蘇州人舉孝廉五上不第元和十二年寓居長安永興里十二月十三日夜既臥見二人白衣執簡若貢院引榜來召者全素曰禮闈引試分甲有期何煩夜引使者固邀不得已而下床隨行不覺過子城出開遠門二百步正北行有路闊二尺已來此外盡目深泥見丈夫婦人摔之者

拽倒者枷杻者鎖身者連裾者僧者道者
囊盛其頭者面縛者散驅行者數百輩皆
行泥中獨全素行平路約數里入城郭見
官府同列者千餘人軍吏佩刀者分部其
人率五十人為一引引過全素在第三引
中其正衙有大殿當中設床几一人衣緋
而坐左右立吏數十人衙吏點名便判付
司獄者付磔獄者付鑿獄者付湯獄者付

火獄者付案者聞其付獄者方悟身死見
四十九人皆點付訖獨全素在因問其人
曰當衙者何官曰判官也遂訴曰全素忝
履儒道年祿未終不合死判官曰冥官案
牘一一分明據籍帖追豈合妄訴全素曰
審知年命未盡今請對驗命籍乃命取吳
郡戶籍到檢得吳全素元和十三年明經
出身其後三年衣食亦無官祿判官曰人

世三年纔同瞬息且無榮祿何必却回既
去卽來徒煩案牘全素曰辭親五載得歸
卽榮何況成名尚餘三載伏乞哀察判官
曰任歸仍誠引者曰此人命薄宜令速去
稍似延遲卽突明矣引者受命卽與同行
出門外羨而泣者不可勝紀旣出其城不
復見泥矣復至開遠門二吏謂全素曰君
命甚薄突明卽歸不得見判官之命乎我

皆貧各惠錢五十萬卽無慮矣全素曰遠
客又貧如何可致吏曰從母之夫居宣陽
爲戶部吏者甚富一言可致也旣同詣其
家二吏不肯上階令全素入告其家方食
煎餅全素至燈前拱曰阿姨萬福不應又
曰姨夫安和又不應乃以手籠燈滿堂皆
闇姨夫曰何不拋少物夜食香物鬼神便
合惱人全素旣憾其不應又目爲鬼神意

頗忿之青衣有執食者其面正當因以手
掌之應手而倒家人競來拔髮噴水呼喚
良久方悟全素既言情不得下階問二吏
吏曰固然君未還生非鬼而何鬼語而人
不聞籠燈行掌誠足以駭之曰然則何以
言事曰以吾唾塗人大門一家睡塗人中
門門內人睡塗堂門滿堂人睡可以手承
吾唾而塗之全素掬手二吏交唾逡巡掬

手以塗堂門纔畢滿堂欠伸促去食器遂
入寢二吏曰君人去床三尺立言之慎勿
近床以手搖動則魘不寤矣全素依其言
言之其姨驚起泣謂夫曰全素晚來歸宿
何忽致死今者見夢求錢言有所遺如何
其夫曰憂念外甥偶爲熱夢何足遽信又
寢又夢驚起而泣求紙於櫃適有二百幅
乃令遽剪焚之火絕則千緡宛然在地矣

言波二集
二吏曰錢數多某固不能勝而君之力生
人之力也可以盡舉請負以致寄之全素
初以為難試以兩手上承自肩挑之巍七
然極高其實甚輕乃引行寄介公廟主人
者紫衣腰金勅吏受之寄畢二吏曰君之
還生必矣且思便歸為亦有所見邪今欲
取一人送之受生能略觀否全素曰固所
願也乃相引入西市絹行南盡人家燈火

熒煌嗚嗚而泣數僧當門讀經香煙滿戶
二吏不敢近乃從堂後簷上計當寢床有
抽瓦折椽開一大穴穴中下視一老人氣
息奄然相向而泣者周其床一吏出懷中
繩大如指長二丈餘令全素安坐執之一
頭垂于穴中誡全素曰吾尋取彼人人來
當掣繩遂出繩下之而以右手捽老人左
手掣繩全素遽掣出之拽於堂前以繩囚

縛二吏更荷而出相顧曰何處有屠案最大其一曰布政坊十字街南王家案最大相與往焉既到殺老人於案上脫衣纏身更上推撲老人曰苦其聲感人全素曰有罪當刑此亦非法若無罪責何以苦之二吏曰訝君之問何遲也凡人有善功清德合生天堂者仙樂綵雲霓旌鶴駕來迎也某何以見之若有重罪及穢惡合墮地獄

牛頭奇鬼鐵叉枷杻來取某又何以見之此老人無生天之福又無入地獄之罪雖能修身未離塵俗但潔其身靜無瑕穢既舍此身只合更受男子之身當其上計之時其母已孕此命既盡彼命合生今若不團撲令彼婦人何以能產又盡力揉撲實覺漸小須臾其形纔如拳大百骸九竅莫不依然於是依依提行踰子城大勝業坊

西南下東回第二曲北壁入第一家其家
復有燈火言語切切沙門三人當窻讀八
陽經因此不敢逼直上堦見堂門斜掩一
吏執老人投于堂中纔似到床新子已啼
矣二吏曰事畢矣送君去又偕入永興里
旅舍到寢房房內尚黑畧無所見二吏自
後乃推全素大呼曰吳全素若失足而墜
既甦頭眩苦良久方定而街鼓動姨夫者

自宣陽走馬來則已蘇矣其僕不知覺也
乘肩輿憇於宣陽數日復故再由子城入
勝業生男之家歷歷在眼自以明經中第
不足爲榮思速侍親卜得行日或頭眩不
果去或驢來脚損或雨雪連日或親故往
來因循之間遂逼試日入場而過不復以
舊日之望爲意俄而成名笑別長安而去
乃知命當有成棄之不可時苟未會躁亦

說淵子集
不知命錄
何為舉此一端足可以誠其知進而不知退者

知命錄終

山莊夜恠錄

說淵六十一別傳
六十一

大中年有寧茵秀才假大僚莊于南山下
棟宇半隳墻垣又闕因夜風清月朗吟詠
庭際俄聞叩門聲稱桃林斑符處士相訪
茵啓門睹處士形質瓌瑋言詞廓落曰某
田野之士力耕之徒向畎畝而平勤與農
夫而齊類巢居側近睹風月皎潔聞君吟
諷故來奉謁茵曰某山居甚僻農具為鄰

蓬華既深輪蹄罕至幸此見訪頗慰羈懷
願聞處士之業如何特曰某年少時兄弟
競生頭角每讀春秋至穎考叔挾轅以走
恨不得佐助其間讀史記至田單破葵之
計恨不得奮擊其間讀東漢至光武新野
之戰恨不得騰躍其間此三事快意俱不
能逢但恨恨耳今則老倒又無嗣子空懷
舐犢之悲耳又慕徐孺子弔郭林宗言曰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即不敢嘗
生芻一束堪令諷咏俄聞人叩關曰南山
斑寅將軍奉謁茵遂延人氣勃嚴聳旨趣
剛猛及二斑相見亦甚慰意寅曰老兄知
得姓之根本否特曰昔吳太伯為荆蠻斷
髮文身因茲遂有斑姓寅曰老兄大妄殊
不知根本且斑氏出自關穀於苑有文斑
之像因以命姓法祖姑媿好好辭章大有

言清文集
稱於漢皆有傳於一史其後英傑間生蟬聯
不絕後漢有斑超立功萬里外封威遠侯
某為虎賁中郎將官在武班因有過竄于
山林晝伏夜遊露跡隱形但偷生耳適聞
松吹月高墻外閒步聞君吟誄因來追謁
况遇當家尤增慰悅寅因覩基局在床謂
特曰願接老兄一局特遂忻然為之良久
未有勝負茵翫之款特一兩著寅曰主人

莫是高手否茵曰若管中窺豹時見一斑
兩斑寅笑曰大有微機真一發兩豹遂傾
茵壺請飲及罷局而飲數巡寅請備脯脩
以送酒茵出鹿脯寅齧決須臾而盡特即
不如茵詰曰何故不食特曰無上齒不能
咀嚼故也數巡後二斑使酒作劇言語紛
拏特曰第倚爪牙之士而苦相凌邪寅曰
老憑軼之士苦相詆何也特曰第誇猛毅

之軀若值人如卞莊子子當爲粉矣寅曰
兄誇壯勇之力若值人如庖丁當其頭皮
耳菌前有削脯刀長尺餘菌怒而言曰某
有尺刀在是二客不得喧競但且飲酒勿
喧觀二客懷慄久之特舉曹植詩曰萁在
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此一聯甚不惡寅曰
鄙詩云鷓鴣樹上鳴意在麻子地俱大笑
菌曰無多言各請賦詩一章菌曰曉讀雲

水靜夜吟山月高焉能履虎尾豈用學牛
刀寅繼之曰但得居林嘯焉能當路躡渡
河何所適終是怯劉琨特曰無非憐甯戚
終是怯庖丁若遇龔爲守蹄跨向北溟菌
覽之曰大是奇才寅見菌稱特奇才大怒
拂衣而起曰甯生何黨此輩自古只有斑
馬之才豈有斑牛之才且我生三日便欲
啜人此人况偷我姓氏但未能共語者蓋

惡傷其類耳遂曰終不能搖尾於君門下
乃長揖而去特亦怒曰古人重者白眉君
今白額豈復有人延譽邪何相怒如斯特
遂告辭及明視其門外唯虎跡牛蹤而已
甯生方悟尋之數百步人家廢莊內有一
老瘦牛臥而猶帶酒氣虎即入其山矣菌
後更不居此而歸京矣

山莊夜恠錄終

五真記

說淵六十一 別傳六十一

楊敬真號州閩鄉縣長壽鄉天仙村田家
女也年十八適同村王清其夫貧力田楊
氏奉箕箒供農婦之職甚謹夫族目之曰
勤力新婦性沉靜不好戲笑有暇必灑掃
靜室閉門閒坐雖隣婦狎之終不相往來
生三男一女年二十四歲元和十二年五
月十二日夜告其夫曰妾神識頗不安惡

聞人語當於靜室寧之請君與兒女暫居
異室其夫以田作困又保無他因以許之
不問其故楊氏遂沐浴着新衣灑掃其室
焚香閉戶而坐及明訝其起遲開門視之
衣服委於床上若蟬蛻然身已去矣但覺
異香滿屋其夫驚以告其父母共嘆之次
隣人來曰昨夜夜半有天樂從西而來似
若雲中下于君家奏樂久之稍稍上去合

村皆聽之君家聞否而異香酷烈遍數十
里村吏以告縣令李邯遣吏民遠近尋逐
皆無踪跡因令不動其衣閉其戶以棘環
之冀其或來也至十八日夜五更村人復
聞雲中仙樂異香從東來復下王氏宅作
樂久之而去王氏亦無聞者及明來視其
門棘封如故房中彷彿若有人聲遽走告
令李邯親率僧道官吏共開其門則新婦

者宛然在床矣但覺面目光芒有非常之
色耶問曰向何所去今何所來對曰昨十
五夜初有仙騎來曰夫人當上仙雲鶴即
到宜靜室以俟之遂求靜室至三更有仙
樂綵仗霓旌絳節鸞鶴紛紜五雲來降入
于房中執節者前曰夫人唯籍合仙仙師
使者來迎將會于西嶽於是仙童二人捧
玉箱來獻箱中有奇服非綺非羅製若道

人之衣珍華香潔不可名狀遂衣之畢樂
作三闋青衣引白鶴來曰宜乘此初尚懼
其危試乘之穩不可言飛起而五雲捧出
綵仗霓旌次第前引至于華山雲臺峯峯
上有盤石已有四女先在彼焉一人云姓
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州人一人姓郭荆
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仙同會
于此傍有一小仙曰竝捨虛幻得證真仙

今當定名宜有真字於是馬曰信真徐曰
湛真郭曰修真夏曰守真其時五雲參差
覆崖徧谷妙樂羅列間作于前五人相慶
曰同生濁界竝是凡身一旦倏然遂與塵
隔今夕何夕歡會於斯宜各賦詩以導其
意信真詩曰幾劫澄煩思今身僅小成誓
將雲外隱不向世間行湛真詩曰綽約離
塵界從容上太清雲衣無綻日鶴駕沒遙

程修真詩曰華嶽無三尺東瀛僅一杯入
雲騎綵鳳歌舞上蓬萊守真詩曰共作雲
山侶俱辭世界塵靜思前日事拋却幾年
身敬真亦繼詩曰人世徒紛擾其生似舜
華誰言今夕裏俛首視雲霞既而雕盤珍
果各不可知妙樂鏗鏗響動崖谷俄而執
節者請曰宜往蓬萊謁大仙伯五真曰大
仙伯爲誰曰茅君也妓樂鸞鶴復次第前

引東去倏忽間已到蓬萊其宮闕皆金銀
花木樓殿皆非人世之制作大仙伯居金
闕玉堂中侍衛甚嚴見五真喜曰來何晚
邪飲以玉杯賜以金簡鳳文之衣玉華之
冠配居蓬萊院四人者出敬真獨前曰王
清父年高無人侍養請回侍其殘年王父
去世然後從命誠不忍獨樂而忘王父也
惟仙伯哀之仙伯曰敬真汝村一千年方

出一仙人汝當其會無自墜其道因敕四
真送至其家故得還也邯問昔何修習曰
村婦何知但性本慮靜間即凝神而坐不
復俗慮得入曾甲耳此性也非學也又問
要去可否曰本無道術何以能去雲鶴來
迎即去不來亦無術可召於是遂謝絕其
夫服黃冠邯以狀聞州州聞廉使時崔尚
書從按察陝輔延之舍于陝州紫極宮請

王父於別室人不得升其階惟廉使從事
及夫人之瞻拜者纔及階而已亦不得升
廉使以聞召見舍於內殿虔誠訪道而無
以對罷之今見在陝州終歲不食時啗果
實或飲酒三兩杯絕無所食但容色轉芳
嫩耳

五真記 終

小金傳

說淵六十二 別傳六十二

貞元六年十月范陽盧頊家子錢唐妻弘
農楊氏其姑王氏早歲出家隸邑之安養
寺頊宅于寺之北里有佳婢曰小金年可
十五六頊家貧假食於郡內郭西堰堰去
其宅數十步每令小金於堰主事常有一
婦人不知何來年可四十餘著瑟瑟裙蓬
髮曳漆履直詣小金坐自言姓朱第十二

久之而去如是數日時天寒小金焚火以
燎須臾婦人至顧見床下炭怒請小金曰
有炭而焚煙薰我何也舉足踏火火即滅
以手批小金小金絕倒于地小金有第年
可四五歲在傍大駭馳報于家家人至已
失婦人而小金瞑然如睡其身僵仆如束
命巫人祀之釋然於是具陳其事屠數日
婦人至抱一物如狸狀而尖嘴捲尾尾類

犬身斑似虎謂小金曰何不食我猶兒小
金曰素無爲之奈何復批之小金又倒火
亦撲滅童子奔歸以報家人至小金復瞑
然又祝之隨而愈自此不令之堰後數日
令小金引船於寺迎外姑船至寺門外寺
殿後有一塔小金忽見塔下有車馬朱紫
甚盛竚立以觀之即覺身不自制須臾車
馬出左右辟易小金遂倒見一紫衣人策

馬問小金是何人旁有一人對答二人舉
扶階上不令損紫衣者駐馬促後騎曰可
速行冷落他筵饌小金問傍人曰行何適
人曰過大雲寺寺主家耳須臾車馬過盡
其院中人來方見小金倒于階上復驚異
載歸祀酹之而醒是夕冬至除夜盧家方
備粢盛之具見婦人鬼倏閃於戶牖之間
以鬧不得入盧生以二虎目繫小金左右

臂夜久家人怠寢婦人忽曳小金驚叫婦
人怒曰作餅子何不啖我家人驚起小金
乃醒而左臂失一虎目忽窗外朗言還你
遂擲窻有聲燭之果得後數日視之帛裹
乾茄子不復虎目矣冬至方且有女巫來
坐話其事未畢而婦人來小金卽瞑然女
巫甚懼方食遂挾一枚餠置戶限上祝
之干時小金忽笑曰笑朱十二喫餠飽以

兩手拒地合面於餽飽上吸之盧生以古
鏡照之小金遂泣言朱十二母在鹽官縣
若得一頓餽飽及顧船錢則不復來盧生
如言遂訣別而去方欲焚錢財之時已見
婦人背上負錢焚畢而去小金遂釋然居
間者小金母先患風疾不能言忽然廚中
應諾便入房切切然語出大門良久摳衣
闔步而入若人騎馬狀直至堂而拜曰花

容起居其家大驚花容即楊氏家舊婢死
來十餘年語聲行動酷似之乃問花容何
得來答曰楊郎遣來傳語娘子別久好在
楊郎盧生舅也要小金母子故遣取來盧
生具傳懇辭以留受語而出門久之復命
曰楊郎見傳語切今不用也急作紙人代
之依言剪人題其名字焚之又言楊郎在
安養寺塔上與楊二郎雙陸又問楊二郎

是何人答曰神人耳又有木下三郎亦在
其中又問小金前見車馬何人曰此是精
魅耳本是東隣吳家阿嫂朱氏平生苦毒
罰作蛇身今在天竺寺楮樹中有穴久而
能變化通靈故作婦人又問既是蛇身
如何得衣裳著答曰向某家塚中偷來又
問前抱來者是何物言野狸遂辭去卽酌
一杯令飲飲訖更請一杯與門前鑊八問

鑊八是何人云是楊二郎下行官又問楊
二郎出入如此人遇之皆禍否答曰如他
楊二郎等神物出入如風如雨在虛中下
視人如螻蟻然命衰者則自禍耳他亦無
意焉言訖而去至門方醒醒後問之皆不
知也後小金夜夢一老人騎大獅子獅子
如文殊所乘毛彩奮迅不可視旁有二崑
崙奴操轡老人謂小金曰吾聞爾被鬼物

纏繞故萬里來救汝是衰厄之年故鬼點
爾作客云以取錢應點而已渠亦自得錢
汝若不值我來至四月當被作土戶汝則
不免死矣汝於某日拾得綠佛子否小金
曰然曰汝看此樣綠取七軀佛子七口幡
子言訖又曰作八口吾誤言耳又截頭髮
少許贖香以供養之其死則除矣小金曰
受教矣今苦腰背痛不可忍慈悲為除之

老人曰易耳即令崑崙奴向前令展手便
於手掌摩指則如墨染指便於背上點二
灸處小金方醒具說其事即造佛及幡視
背上信有二點處遂灸之背痛立愈盧頊
秉志剛直不信其事又罵之曰烏有聖賢
來救一婢此必是鬼耳其夜又夢老人曰
吾衰爾疾危是以來救汝愚即主却喚我
作鬼魅耶吾亦不計此事汝至四月必作

士戶然至三月末當須出杭州界以避之
矣夫鬼神所部州縣各異亦猶人之有逃
戶小金曰於餘杭可乎老人曰餘杭亦杭
州耳何益也又曰嘉興可乎曰可老人曰
汝於嘉興投誰家答曰某家有親欲投之
老人曰其家有喪汝今避鬼還投鬼家何
益也凡喪家有靈筵神道交通他則知汝
所在汝投吉人家則可矣
臨朐時脫汝

所愛惜衣一事剪去身雷領縫襟帶餘處
盡去之縛一草人衣之著宅之陰闇處汝
則易衣而潛去也小金曰諾賢聖前度灸
背當時獲愈今尚苦腰痛老人曰吾前不
除爾腰痛者令爾知有我耳汝今欲除之邪
復於崑崙手掌中研墨點腰間一處而去
竊而驗之信有點跡便灸之又瘥其後婦
人亦不來矣至三月尽如言潛之嘉興自

溫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詩題壁
間知常得之大驚以聞召見上問有何術
對曰臣上知天宮中識人間下知地府上
視靈靈風貌如旧識賜名靈素號金門羽
客通真達靈玄妙先生賜金牌無時入內
五年築通真宮以居之時宮禁多在命靈
素治之埋鐵簡長九尺於地是惟遂絕因
建靈籙宮太乙西宮建仁濟亭施符水閑

神霄靈籙壇詔天下宮觀改為神霄玉清
萬壽宮無觀者以寺充仍設長生大帝君
青華大帝君像上自稱教主道君皇帝皆
靈素所建也靈素被旨修道書改正諸經
醮儀校丹經靈篇刪修注解每遇初七升
座講聽講皆率執百官三衙親王中貴士
庶觀者如堵講說三洞道經京師士民始
化奉道矣靈素為閻不一上每以聰明神

仙呼之御筆賜玉真教主神霄凝神啟侍
宸立兩府班上上思明達后欲見之靈素
復為葉靜張致太香之術上尤異之謂靈
素曰朕昔到青華帝君處獲言改除魔髡
何謂也靈素遂縱言釋教害道今雖不可
滅合与改正將佛刹改為宮觀教伽改為
天尊菩薩改為大士羅漢改尊者和尚改
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有旨依奏皇太子

上殿爭之令胡僧立藏十二人并五臺僧
二人道堅寺與靈素鬪法僧不勝情願戴
冠批簡太子乞贖僧罪有旨胡僧放道堅
係中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于開寶寺
前令衆明年京師大旱命靈素祈雨未應
蔡京奏其妄上密召靈素曰朕諸事一所
卿且與祈三日大雨以塞大臣之謗靈素
請急召建昌軍南曲道士王文卿乃神霄

甲子之臣兼雨部與之同告上帝文卿况
至執簡勅水果得雨三日大喜賜文卿
神霄凝神殿侍宸靈素眷倚益隆忽京城
傳呂洞賓訪靈素途捨土燒香香氣直至
禁中上遣人探問香氣自通真宮來上亟
乘小車到宮見壁間有詩云捨土焚香事
有因世間宜假不宜真太平無事張天覺
四海閒遊呂洞賓京城印行繞街叫賣大

與雨

子亦買數本進上上大震怒捐賞錢于緡
開封府捕之有太學齋僕王青告首是福
州士人黃待聘令青賣送大理勘招待聘
兄弟及外族爲僧行不喜改道故云有旨
斬馬行街靈素知燕京鄉人所爲上表乞
歸本貫詔不允通直有一室靈素入辭之
所常封鎖雖駕來亦不入京遣人廉得有
黃羅大帳金龍朱紅椅卓金龍香爐京具

奏請上親往臣當從駕上幸通真宮引京
至開鎖同入無一物粉壁明窓而已京皇
恐得罪宣和元年三月京師大水臨城上
令中貴同靈素登城治水救之水勢不退
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是乃天道二者
水自太子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信也遂
遣太子登城賜御香設四拜水退四丈是
夜水退盡京城之民皆仰太子聖德靈素

遂上表乞骸骨不允秋九月全臺上言靈
素妄議遷都妖惑聖聽改除釋教毀謗大
臣靈素即時攜衣被行出宮十一月與宮
祠温州居住二年靈素一日攜所上表見
太守閻丘穎乞與繳進及與州官親黨訣
別而卒生前自下墳于城南山命其隨行
弟子皇城使張如晦可掘穴深五丈見龜
蛇便下棺既掘不見龜蛇而深不可視乃

葬焉靖康初遣使監温州伐墓不知所跡
但見亂石縱橫強進多死遂已此耿延禧
所作靈素傳也靈素本末世不知其全故
著之今温州天喜宮有御題云太中大夫
冲和殿侍宸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
生在京神霄玉清萬壽宮管轄提舉通真
宮林靈素

宋趙與時撰

林靈素傳

終

海陵三仙傳

說淵六十四

別傳六十四

徐神翁

徐神翁名守信海陵人也生六七歲始能
言父隸衙籍少孤無以自給年十九歲役
于天慶觀常持一箒供灑掃盡力煩辱之
事嘉祐四年天台道士余元吉來遊示惡
疾過者面之公獨事之無倦忽於溺器得
丹沙餌之元吉委化公喪之以師禮丐歛

具于海安徐氏葬之日徐見公來謝南出
戶取金贈之相望數步而追莫及實未嘗
出也自是常放言嘯歌默誦道書絕飲食
至數日然供役未始乏事茹蔬取黃葉者
自食曰此先生菜也春白粲奉衆別貯粃
稗與丐士同食治平中有客自蜀來號黑
道人每至觀獨與公語既去謂逆旅人曰
吾無以謝爾令爾邸暑無蚊耳已而信然

會糧竭道正唐日嚴晨命公督租于遠郊
既往矣晡時見三清殿後枋簾臥者公也
恠而問之公曰來早米自至詰旦果然唐
謂田丁爾自運至甚善皆笑曰徐二翁終
日程督不少休何謂自運至也日嚴大驚
始命名置弟子籍熙寧九年以守金寶牌
恩度爲道士公笑曰我只解掃地不事冠
冕短褐力役如故素不聞書忽作楷字假

度人經語爲人言禍福有謁而不見者有
自往神遇者有不施而求者有施而不受
者若怒罵戲笑無非休咎所寓或薄暮歛
殿堂籍香紙肆筆書置几間明日來者取
而授之一不經意悉醉所問紙盡而人亦
絕元豐中徐州獲妖人辭連淮上發運使
蔣穎叔疑於公就見曰爾徐二翁邪曰然
知道乎不知解何事解喫飯日可幾米飽

便住茹葷乎茹葷由此不疑公素疏糲半
歲前忽嗜鮮肥亦勸道流食至是乃省穎
叔問我何如人也對曰宜省刑艱然而怒
公自捫背曰癢痛不能語穎叔再拜曰經
云神公受命普掃不祥其公之謂矣因呼
神公故神公之名布天下穎叔昔有疔盛
怒則裂而內楚至不能言他人莫知也寢
室附厨側因爲闢堂榜之曰守雌他日獨

坐有憂憤之色俄頽叔來不得見竟日不出戶左右問之公曰藥義羅刹五百人生於世間亂且至矣憲使范鏜問公有夢否曰自不受道正庸錢不復作夢江陰劉谷與公語于竈下藉葦而寢未旦光輝如日谷驚躍而起見公坐咳口瞪目聞空中語曰徐禧入蕃直立死呂惠卿食枸杞夾子是時禧圖西邊呂持母服皆谷所善者五

年禧有求樂之敗呂常修敬端朝冠以拜公平視自若顧曰善守善守果黜知單州相繼竄責至紹聖甲戌而還始悟枸杞之讖且以善守爲戒也七年郟貢士謁行示字皆從火果貢院火王介甫居金陵來書示勅舒王三字而勅字不全且曰勅不須用人也未幾薨政和中追封王爵八年東坡先生起知登州來謁書來王守三字問

學道之要曰毋作官卽好東坡領之至登
召還洎守揚州馳書問方來公不書至南
遷遣子過來亦不見繼徙惠過海矣子由
謂吾兄信其言而不能用于子由績溪寓
訊求字書曰運當滅度身經太陰及歷侍
從至明下侍郎實佐佑垂簾政元祐末出
知袁州遣使問之書曰十過轉經福德立
降告其使曰過去十見在十子由聞之曰

日者謂予戊運多福酉運多厄豈謂是乎
未至袁遷嶺表幾十年而復駙馬都尉張
敦禮圖公像以進奏賜紫衣號圓通大師
公不受公書字示人來者日衆主觀者因
爲修造計置積以受金錢月吉起鑰間有
端足非函隙可投者知出神所得也江都
姚叟見持箒扣門者曰我徐二翁也有箒
在汝園中隨指見藜竹如箒狀往視已失

其人因率衆來訪三清殿他郡助役者皆
曰見先生行化吾里九年四月公在寢旬
日或問之曰改元則出是月改紹聖郡人
問鄉舉曰陸侍郎至滿城著綠陸農師來
守郡次舉何昌言榜登科者甚衆三年郡
大疫公扃戶六日郡人數百請之出曰作
緣事故爾疫者飲呪水皆愈居數月淮陽
人獻紫花石柱四初淮陽有山而石頑不

適用有老父謂常姓者曰山有紫錦石可
取爲柱施泰州天慶觀言訖不見試鑿之
果紫錦文也柱成道海來值大風雨舟師
拱而慄霧電中有物掣舟行甚駛一宿達
海門泊至公迎勞曰驚怖不易不然不如
此速也山陽楊生家聞異香見老父持箒
入門榜有識者揖之遂隱遺椽於其庭生
攜以至視三官殿柱杪亡一椽卽所遺者

公曰欲新此殿乃施錢數十萬農師除海
州告别公曰萊又貴也自海移蔡召入爲
右丞無爲湯氏繪公像奉供公見夢乞其
孫女出家覺語其妻秦秦惡之他日女死
秦投像于江會疫廢其左臂湯請見公數
之曰爾棄我江至長蘆乃濟湯慙負請死
繼潭商至公笑曰謝汝相救商袖出像云
得之長蘆江中哲宗未立元子中宮遣寺

人致禮以問書今日吉人蓋徽廟諱也元
符中鹽城時叟有請告曰爾亟歸九月中
有道者來宜善待仍布施至期暴客夜集
其門時悟出迎設酒殺金帛慰遣遂免陵
暴三年上元張燈前二日公以杖擊之盡
數日哲廟遺詔至崇寧二年八月忽於殿
墀望闕致敬壬申詔曰朕聞皇帝問道於
廣成放勳往見乎姑射蓋惟有道之主能

遵全德之人以爾體性抱神深不可測心
通夙慧澹泊無爲不出戶庭四方宗仰宜
隆褒命益顯真風亟其來思母執謙退可
特賜號虛靜冲和先生令運使許彥致禮
敦遣赴闕至京師館于上清儲祥宮之道
院屢召入常服白紵元都衫華陽巾麻屨
大條與上從容言不替俚語每有忠規語
祕弗傳也許肩輿歷嬪嬙閣投金珠盈其

御

懷公解帶委于地而不受嘗小遺殿上人
止之公弗顧三年乞歸會二月二十六日
公誕日降香設千道齋賜五嶽金冠象簡
密雲銷金上清服詔畫像二命親書生身
受度等語四年八月賜勅書令發運使胡
師文禮遣赴闕既至會解池水溢詔問之
對曰業龍爲害惟天師可治召張繼先至
投以鐵符龍震死而鹽復五年告歸大觀

元年許大方攝郡事寫公真求贊書曰身
色不自在猶如脆瓦坏色盡還歸土神移
別受胎籍如空裏月輪轉幾千回掉頭不
識面元作阿誰來公詩頌不常作而援筆
立就畧無停思二月甲子出門望西北稽
首大方問之公曰我欲去矣大方曰欲觀
邪遂以聞是日詔建仙源萬壽宮及有召
命外庭未知也行日過闕闈謂觀者曰二

翁不來以蔡京表示敬事公因設食公取菜
覆于地問終身曰東明及將死于潭之境
趣就僧舍問其處曰東明寺也是歲令侍
童理髮或旬日不止問其故笑而不言二
年正月默坐不飲食至六旬時云世上悠
悠不如歸休三茅劉混康亦召至公曰劉
先生去我亦去矣四月丁酉劉先生解化
二十日庚子上清知宮晨夢人叱云起

言淵身集
天帝召神公亟起問訊無恙也日暮公擎
手叩齒四顧長揖已曲左肱而臥白氣自
頂出西北去空中聞鶴唳公逝矣壽七十
有六值歲早熱氣已蘊隆七日而歛四體
可屈伸如生異香達于宮外上聞駭嘆又
之贈太中大夫委內侍劉愛等視喪歸本
部給葬用四品禮九月庚申葬城東響林
原宣和中建昇首觀以奉祀初老農錢甲

每見公呼鄰舍泊卜葬惟響林兆吉而未
合制度東畛卽錢氏也錢悟舉地以獻公
三召至闕以恩度弟子三十八人賜紫及
師名甚衆官親族二人再賜父賴宣教郎
母張蓬萊郡君所生李永嘉郡君奏建妙
真觀度刘崇仙張貧女爲女冠二人者常
至觀獻果實公取二果嗟而與食遂辟穀
容色如少女也公初修觀每日有大施主

言外集
至崇寧末以片紙授張崇真書仙源萬壽
踰年改建是宮公每行廊廡間必擊柱嘆
息如有所恨者洎仙去上勅有司促成新
宮至紹興辛亥火于兵無孑遺矣公再召
後年七十餘灑掃淨穢無一日廢郡人家
有圖像事之事無細大咨而後行向化遷
行不敢萌非心有過必憚見每戒人曰修
福不如避罪廣求不如儉用若服餌求神

仙不死術者尤不取所閱人不可備舉至
驗於數十年後非特知來而已皆隨根器
以示誨誘大要使人知賦分有定而乘除
得以避就善惡可以消長一見卽書或示
以言隱而顯簡而盡其以字假借離合增
損及摘經中語首尾以告雖巧者注思不
能到也其徒之四方者預求公字置像前
俾來者射取無異親見凡有隱惡者見之

必摘發使悔宿州陳生致禮虔甚公酌水
使飲至于三辭曰不可強矣叱之曰汝不
能此河中人奈何陳泚顙錯愕不能對遂
入道蓋嘗利人之財溺而不救也或欲詰
盜問所亡幾何曰三十千公怒罵曰竊三
十千汝以爲盜乎三十年後有朝服爲盜
者矣其因事警世類如此小校濮真病痿
數人掖而前公杖掖者走又杖真真不覺

投杖而逃錢媪至公勞苦之媪曰髮白柰
何公手拂其鬢皆變髮真黑陳護女疾公兩
嚙其頸復欲嚙女啼而走公曰冤不可解
也是夕縊死視之其繩三股斷其二而一
存焉在觀應酬無虛時而神遊萬里之外
無所不至有同日見者或非雅素夢授藥
愈其疾他時望見叙舊其所夢乃公也
遇齋帑空無時攜數百錢畀主首市蔬廝

鑑

輩意積

亡入戶忽有盆水在地踐之
而什亟起振袂公儼然坐榻上形解後刻
檀像于虛靜庵政和八年九月辛卯日有
神光仍墮淚食頃乃止識者喻焉今禱于
祠者探籌以代公語無不契合祈賜雨若
響答雖亡猶存云

周處士

周處士名恪字執禮海陵人贈工部侍郎

敬述五世孫和州法曹定國之子也元祐
初再舉進士下第頗鬱亡不得志既壯不
娶嘗從郡學經奠方坐以待事忽大呼什
地不知人閱四日而蘇問之云吾誦老子
書至谷神不死若有人昇坐榻行數步吾
駭而呼不覺其什且久矣因取儒衣書焚
之曰誤我此生者非汝也邪自此動靜顛
異人直以為狂耳先是徐神公語人云周

家門前石生青毛當得仙矣已而果然人
始敬之家武烈帝祠側未嘗遠遊忽有老
農負瓦木爲葺精廬曰向病亟賴先生至
以良藥起死乃知其出神也族叔注爲推
官常呼曰朝議後階逼卿監不求改官者
十五年壽踰八十蔡卞守揚州遣使遺酒
旬日不投報書賓至命酒寒酌曰契箇公
揚州使來請書問太尉面曰端正乎使反

命則一夕病風口目斜矣州士掾吳令璋
告別迎呼相公令璋心獨喜自負旣從調
乃相州工曹耳宣和中屢召不起謝使者
曰吾太平衰末之人也蔡京嘗奉書且俾
大漕與郡守勸駕先生卧不啓戶而危言
噍京不肯就駕朝廷知不可致乃止復詔
曰朕躬妙道以宰制萬有旌達士以表迪
群倫庶幾清淨之風丕變澆滂之俗爾精

微自得淳白不喻守虛澹以爲常槩紛華
而無累宜加美號以示恩休可特賜號守
靜處士視朝奉大夫仍賜五品服先生服
命服常自號赤局右僕射葵服必衫帽破
敝亦不修飾自贊曰周四十五衣破不補
土木形骸神氣所聚四十五其行第也獨
處一室臥起方丈間食酒肉如平時而無
更衣之所畜一白鼠或去或來飲食同之

賓至以水酌茗或擷屋苔煮水以啜其甘
如飴親族相率攜酒敵以謁先生曰何故
無某物對曰無是曰物在某處皆相視而
笑不能隱先生音聲如鐘不以詞色假人
智望而畏之行有負雖高爵重位一見叱
罵不少郵故鮮有見者建炎二年三月戊
戌裴洌陷城殺掠焚蕩民死什七八先生
於是且七十矣攘袂詬賊一卒擊其首流

血污衣先生曰恪血恪血不得洗須臾擊
者至前嘔血死是歲不飲食歷教旬無疾
側臥而化目不瞑神光射人燁如也初癸
殞重莫能勝漸輕若虛器然畧約兩夫荷
之初元祐中有陳豆者不知何許人披豆
方毯無他服冬夏不易行丐于市郡人朱
醫見其死瘞之矣歷四十年復至朱識之
始以為異人也居福田院攜小籃貯書卷

見可人即付與得錢物復施丐者人呼陳
毯被嘗與唐道人謁先生笑語竟日所言
他人莫能解也宣和末示化葬神公之西
先生與唐道人相繼同城號三仙墳焉

唐先生

唐先生名甘弼海陵人為郡小吏廉恪無
他伎一日晨出若有所遇者忽裂巾毀履
解衣濡水滌橋裸裎褻語見者遭嫚罵家

人以爲在園于別室悉毀臥具爲坎寢寢
處其間歲餘其母哀而縱之冬夏一布襦
僅蔽膝負敝衣于左肩蓬首胡髯垢面跣
足常以指按其頰彷彿井閭中人呼唐九
郎或發語于休咎人始異之稍就占訊喜
怒語默無不驗凡飲食或捐半于地或委
溝渠而食其餘得炊餅漬渠泥嚼之得酒
或覆于几又祭之地復收飲無少損也所

臨列肆是日必入獲競欲延致有以禮招
之而弗屑者旗亭問以飲食爲博徒者數
負不自活乞憐于先生或與之錢以爲博
資則終日勝醕釀欲成而敗先生至甕下
索飲釀者曰是不佳當別酌以獻不從漉
而飲之香味俱變未竟日而售常寓宿王
氏米肆高廩上肆罵狂穢無所避其家婦
子羞惡俟其他之竊相與詬詈先生不復

往數日無所貿易頗悔謝乃復比舍火延
其屋燼寢矣獨堅臥不動俄反風而火滅
人家非常所游者亦憚其來其來也必有
異晨至蔣氏舍排闥入婦寢取溺器灑衽
席衣衾淋漓顧笑曰解了矣室中人頗怒
既而聞一婢自經系絕得不死建炎二年
忽持甕自擊其頰俄裴淵潰卒至標掠無
遺乃悟打頰者隱語打却耳紹興元年語

人曰上元夜觀燈時虜人陷城至上元日
火仙源宮屋五百楹煨燼無餘矣張榮來
據城聞其神異執于酷肆大雪中露坐方
數尺獨無雪膚畧不霑潤乃積雪丈餘穿
洞穴埋其中彌日出之怡然也人間寇亂
何時已邪曰直符見閻羅聞者憂之謂不
可逃死無幾何有裨將李貴過城下號李
閻羅自是歲小休矣四年劉豫犯淮南郡

守趙康直問之書曰十三日硬齊又問書
曰十三日軟齊蓋偽齊始肆猖獗終大敗
而去七年冬十一月大呼于市曰二十一
日雪下二十二日唐倒皆不測其意至期
大雪明日往河西張氏舍求附火潛抱薪
自焚于隙屋張與之體已灼爛索寢衣披
之行至常所居米肆端坐手搯燔肉以食
且以飼犬須臾而逝有田夫自斗門至中

途遇其西行問先生安往曰吾歸也入城
既自焚矣住世六十餘歲葬嚮林原歲餘
後有醜商見先生於江西而蜀人亦見之
于青城云

海陵三仙傳終

